

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與雲致雨方百里雷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語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馳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還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李世之胤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拔霍山莫知所在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附刊 守土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莫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撻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斬斬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實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糠粟縕褐必無大宰之饒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

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術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為足事故也見達者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為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若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偽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為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

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無禍
禍之損益也譬如者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
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
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
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
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
之多行欺詐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
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
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為脫
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強
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
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仙人
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權使君聞而試迎之
於宜都既至而咽嗚嚙縮似若所知實遠而
未肯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
望形而影附雲華靈公守歎之饋餉相屬
常餘金錢雖樂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
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
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
四千歲敢為虛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禹

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
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
髯鬚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
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
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
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榮小兒耳然有異
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
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
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
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
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
以殺舜為事吾嘗諫論曰此兒當與卿門宗
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
受禪尊德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
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
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
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
微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
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
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

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
也丘竊好之章編三絕鐵樞一作三折今乃
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死孔子以
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
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
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髣髴記其顏
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
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
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
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
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
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
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
言人強轉悟者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
卮與強後怒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
遺強後病於壽春黃髮家而死整疑其化去
一年許試擊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
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
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
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晝夜誦

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遺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父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葉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項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侄徐子玉喬諸仙來接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請親故竟共問之

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木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王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回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螭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然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伏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遠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具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

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粵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人問其故粵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窺窺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布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林玉几晃晃豈豈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今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其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粵都盈斤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冷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舉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

年不膏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址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弄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算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纂誕項身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自瞳皆方浴中見之白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別旨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今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其靈氣也靈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靈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爲有靈氣之出入也且呼吸由不欲自閉況咽有聲乎夫入氣靈則傷肺肺五藏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靈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藏中所以逸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速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靈氣也可以移山嶽決河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靈氣靈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靈二氣若服元氣滿藏則靈氣自除即自以靈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絕者患其較氣熏蒸五藏是以絕之今既修氣術則較氣

自除縱一日九食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

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踟躕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爲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節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一入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不引則聲大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瘵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抱朴子別旨